

归路

梅杉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归路

梅杉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归路 / 梅杉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115-5146-7

I. ①归… II. ①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99913 号

书 名: 归 路

作 者: 梅 杉

出 版 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程文静 吴立平

封面设计: 雯 君 亚 雯 玲 玲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09 65369527 65369846 65363528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 (010) 65363530

网 址: 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闻集团青岛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193 千字

印 张: 16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5146-7

定 价: 39.00 元

前言

作品完全是虚构。

文艺作品是源于生活的，正是基于这一规律，所反映的这种血浓于水的感情无疑都是真实的；致力于祖国的统一团聚不懈的追寻是真实的；为了祖国和民族勇于献身又无疑都是真实的。

背景是以五十年代末期作为时间节点展开的。不少情节是通过回顾和追忆叙述的，约占整个篇幅的五分之一。主要是为侧重表述诸多人物纠葛的情感往事，而纠结的逝去往往是难以忘却，令人回味的。从技巧和结构上也是为了衬托主线的故事和情节，由此交互时空、跌宕起伏，把故事推向高潮。

与其说是谍战内容，倒不如理解为一部浓浓的海外游子思归、企盼祖国统一的人文情感作品，故小说起名《归路》。故事中除去黄稼村夫妇渴求统一回归，吴淳、林祖根、林阿娇何尝不是如此心境，就连杨国忠每每在特定的环境中不也涌动着思乡之情吗……只是他们的身份不同，流露的方式不同罢了。生我斯养我斯的故土，揪心揪肺的老父老母，还有那难以割舍的不离不弃的山盟海誓……一切的一切，浸透着浓浓的中华血脉之情，表现着人心思归的历史趋势。

围绕着黄稼村夫妇、中共和台湾特工，在南洋展开了回归与反



回归的生死搏杀。展现了一幕幕惊心动魄、刀光剑影，山重水复、峰回路转的争斗；上演了一场场诡诈顽劣、极尽密谋，伐谋布阵、扭转乾坤的惨烈厮杀。

作品的现时情节主要是在国外展开，这一点在同类作品中不多，创作指导思想拟力求在地域上有所突破。如此安排是否敏感？是否涉及对主权国家的践踏？经与一些相关部门的同志探讨和磋商，认为不存在这种疑虑。一方面我们是为救助同胞而非对主权国的覬覦，另一方面作品中的情节表现是充分尊重主权国家法律的，当然更重要的是，故事是虚构的。如此，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去探讨应是可行的。

为丰富故事的情节，植入了某国的情报部门插手其中，企图搅浑水从中渔利的内容。虽然台湾在历史上，确实和这些国家在军事等诸多方面有所合作，但故事中的情节实属虚构，出发点也是为了增加故事错综复杂的真实感和可读性。

故事的高潮聚焦在鲨鱼湾，这是一个较之刀山火海有过之而无不及的龙潭虎穴，闻之心寒望之生畏。中共和台湾的两支劲旅在此展开了最后的较量，黄稼村夫妇被成功解救，但郑旭血洒南洋，英勇牺牲，为国捐躯。

共产党人是极富人情味的，国民党人也不是铁板一块，故事刻意拉拽追忆凸显郑旭与杨国忠的历史纠葛恩怨情仇，以及福仔和阿娇的忠贞守望生死情恋……如烟往事令人动容。

黄稼村由追随蒋政权到失望出走，之后经观察犹豫最终踏上回归之路，揭示了事物包括人的内在思想的必然过程。一旦辨明是非确立信仰，必是坚定信念义无反顾，虽是一文弱学者，亦体现铮铮铁骨，“可以杀，但决不回台湾。”……黄把自己的科研成果视为神圣的民族专利，纵使刀山火海路漫漫兮，也要跋涉归来献给自己的祖国，拳拳之心令人喟然长叹。

郑旭是本文的主人翁，故事浓墨重彩地凸显了其睿智沉稳干练的特点，他是一名优秀的侦察干部，其信仰品格及崇高的情操令人仰止。作品深情地歌颂了这些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忠诚卫士，他们是值得书写的。

写作手法比较传统，特别在语言方面较之现时较活泼的风格，显得老套刻板，有待于改进提高。

写作过程中，多次找相关部门的同志和领导汇报，听取他们的意见。稿子成形时又送他们审读把关，得到了很多好的建议和指点。在此表示真诚的感谢。在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得到今波、欣欣、阿蔡同事的帮助；特别是出版付印前的审读，责编文静、立平同志给予多方面的修订补正，在此由衷地表示诚挚的谢意。同时也真诚地感谢青岛中闻印务的桂敏、汪宁、张宪和张莉同志的热忱帮助。

从深度上考究追求，作品还是难以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或是读罢掩卷良久回味。仍需今后努力提高。

作者

2017年12月

序

1979年。

仲秋时节的傍晚。

北京东城的一个四合院。院内植有藤萝、葡萄、丹桂，微风吹入，枝影婆娑、幽香扑鼻。

两位七旬的老人闲庭信步，执手感慨。

一位清瘦的老人说：“吴兄，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以为见不到你了。这一别就是二十多年啊……”说着颇有些伤感。

被称作吴兄的老人高大魁梧，虽满头银发但身板硬朗，也动情且有些歉意：“稼村啊！我愧对你啊，几番折腾均与我有纠葛……好了，这下总算想到一块也走到一块了。”

被称作稼村的先生中等身材，虽文弱但气色颇好。

黄夫人佟女士微胖，但保养得很好。

“吴先生，你们两兄弟终于团聚了。”

“姻姻弟妹。”

片刻又有两位客人进入院子来到两位老人身旁。

·序



“阿娇快来见过黄先生。”吴淳招手。

被称作阿娇的女子，虽至中年但仍不失风韵，身材高挑，容姿姣好，足见昔日风采。

“姨父、黄教授、阿姨。”

“这就是南洋侨领林公的女儿，你们曾有一面之缘哪。”吴淳介绍。

黄稼村和佟嫔嫔惊异，似回忆起了什么，顷刻一改不快与阿娇握手。

“吴老前辈还认得我吗？”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太阳肤色黝黑精明干练。

吴淳茫然。

“这是小何，福仔啊……”阿娇提示。

“噢，想起了，想起了，深入虎穴单刀赴会，往事如烟啊……”吴淳感慨。

欢声笑语，热情洋溢。

庭院中露天安排家宴，佟嫔嫔热情招呼客人入座。

被称作稼村的黄老先生颤颤巍巍地站起举杯，“花好月圆之夜，大家共饮此杯，为吴先生、阿娇接风，共祝吾民族繁荣兴旺……”月光下老人泪光闪闪……

众人起立互敬碰杯。

酒过三巡之后。

一女士急切入内，三十多岁的样子。手中大包小包提着不少东西。

黄先生向女士招手：“小香过来认识吴先生。”话语间流露几丝疼爱。

“对不起，我晚到了。姨父……吴先生。”小香端庄漂亮，举杯近前向吴淳点头示意。

佟女士解释：“她赶到前门的全聚德去买刚出炉的烤鸭，款待你们啊！”

“这是？”吴淳询问。

“姨父，这就是郑叔叔的女儿思香。”阿娇小声告诉吴淳。

吴淳愕然语塞。

片刻，吴先生把小香拉近前，“郑女士，不，孩子，我们忘不了你的父亲啊！”话语间看出吴淳的遗憾、歉意、追悔。

相视无语片刻之后，还是佟嫔嫔转换话题：“现在小香和老黄都在研究院工作，和我们一块生活。”

黄先生情不自禁接话：“其乐融融，天伦之乐。”

次日傍晚。故宫的护城河的林荫道，华灯绽放、丹桂飘香。阿娇女士与昨日参加宴会的中年男子何福仔携手漫步。

“福仔，南洋再别我几经曲折才退出了军界。之后坎坷辗转才回到父亲的身边。说起来颇多风险。当时我们都受到严厉的审查。幸亏杨叔。”

“杨国忠？”福仔好奇。

“是啊，当时是我们的头把过失都揽在了自己身上，也帮我说了话。后来父亲这边又多方打点才逃过一劫。”阿娇似有点动情。

“那一次我彻底和父亲和好了，想起他也不容易，一生打拼都是为了我。这别扭，一闹就是十年，把老爹的心都伤透了。都是因为你。”

“阿娇你重情重意，我真感谢你。”福仔紧紧地抱着她。

“三年前父亲故去。临走之前老人家把部分资产转办了一家华



商基金会，专门资助想回大陆的海外华人，特别是那些四处漂泊的游子。这次按照他的遗愿要在家乡为他选择墓地……”

“还走吗？”福仔深情地凝视着对方。

“我再也不离开你了……”两人相依。

片刻阿娇拭去泪水抬头：“我多方打探你的消息，还是南洋商会一位同乡给搭的桥。”

“后来和姨父多次商量才下的决心。毕竟我们都是在台北挂了号的。所以这次回来也是较为谨慎和低调。姨父现在担任基金会主席，台湾把他彻底抛弃了。”

“南洋再别，又是二十年，你看我头发都白了，想你盼你的结果。”福仔感慨。

阿娇含泪颌首，她何尝不是如此心境。

两人再次相依。

清晨。

一辆行驶的面包车上阿娇与郑思香对话。

阿娇：“这是杨先生带给您的信，并嘱我为郑叔扫墓敬香。”

郑思香：“与他分手时，我才五六岁。”

阿娇：“他因为在南洋办差不力，加上助手落井下石，把责任都推给了他，被审查关了两年多。前年也退休了，孑然一人孤苦伶仃，唉……经常一个人在海边散心，很是思念大陆……想念亲人。”

西郊的万安公墓。肃穆安静。

林阿娇、何福仔、郑思香一行人手捧洁白的鲜花凝重地走着……

一个汉白玉墓碑上镶着一幅烧瓷的男女遗像。男士英俊、机敏、

4 深沉；女士则年轻一些，端庄、漂亮、恬静。

墓碑上刻有“慈父母郑旭王荷香之墓”。

下题“爱女思香泣立”。

一行人站立默哀。

阿娇跪拜祭香。

思香深情地凝视着父母亲的遗像，动情伤感，泪水在眼眶内滚动。

福仔扶着她极力安慰。

杨国忠来信。

“小香侄女，北平一别已三十余载，至今还记得你的模样，甚念之。我与你父虽各为其主，但情同手足。……南洋的不幸我是有责任的……每每念起无不扼腕追悔……”

思香已泣不成声。

“……我已年过六旬，常常徘徊海边回望家园，无不深切追忆故人……”

目 录

序

第一节	机场失联.....	1
第二节	挥师南洋.....	5
第三节	椰林血案.....	18
第四节	逝去已久的情恋.....	29
第五节	探幽警局.....	34
第六节	无可奈何叹别故里.....	44
第七节	悄然的伤别.....	54
第八节	不肯罢手的劫密.....	63
第九节	林府的纠结.....	70
第十节	见之报端.....	77
第十一节	躲犹不及的祸端.....	85
第十二节	大国魅影.....	91
第十三节	血浓于水家国为要.....	100
第十四节	奇蜂制顽.....	110
第十五节	阴深的密谋.....	119



第十六节	久逢还是博弈·····	127
第十七节	惊天劫持·····	135
第十八节	北平携手铁血斩倭·····	147
第十九节	抗争与无奈·····	159
第二十节	雷霆倾覆利刃出鞘·····	168
第二十一节	暗战台北生死救赎·····	173
第二十二节	缜密的谋局·····	185
第二十三节	惊叹鲨鱼湾·····	196
第二十四节	龙潭虎穴的鬼魅·····	208
第二十五节	搏击惊涛·····	220
第二十六节	鲨穴厮杀·····	227
第二十七节	血染南洋·····	234
尾 声	·····	239

第一节 机场失联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

棕榈市国际机场。

候机楼大厅熙熙攘攘，各色人等穿梭依次进出机场。

快餐、卡座中不少人品尝着咖啡、茶点冷饮。

这是西太平洋最大的国际空港。

两位中年华人，一男一女，正排队准备登机。

“稼村，把东西放好！”女士小声对男子叮嘱。女士一身职业装，剪着短发，干练精明。一双明眸扫视着周围。

“姻缘，我似乎闻到家乡的气息了，过了南中国海就到家了……”男子约莫四十七八岁，架一副金丝边眼镜，文静平和略带一点刻板的书生气。此刻流露出几丝喜悦之情。

这两位中年华人是夫妻。男的叫黄稼村，是一位资源专家；女士叫佟姻缘，是一位资深土壤学者。夫妇二人取道棕榈市准备回中国大陆。



“对不起，您二位的机票有误，前面已有二位持同样机票的乘客登机了。可能在巴黎出票时搞错了……”

“不可能啊，那我们怎么办呢？”男子极为生气。

“我们马上与航空公司联系，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调整到后天的一个航班。”检票服务生用半生不熟的华语解释，有时还夹杂几句英语：“Ok, Sorry……”

二人极为茫然，男士挤向前还要与女服务生探究。

女士把他拉到旁边。

“姻缘，总得问明白啊？这是什么规矩……”男士显然有些激动。

不远处二层的一个房间的落地窗前，一个戴眼镜的男士朝这里注视着，片刻，他向一位助手招手。

大厅中熙熙攘攘，两位华人茫然顾盼。

“您好！”正在着急的时候背后有人打招呼。

一位机场小姐笑盈盈地询问。男士向这位女士急切地解释着发生的一切。

“好吧，您跟我来，先到中转休息室，我尽力帮您询问清楚和解决。”小姐热情地安慰。

落地窗里的男子默默地注视着，他推推下滑的眼镜，眼角露出几丝难以觉察的名状。

初秋。

午夜的北京郊区。

一湖碧水微波荡漾，一幢淡雅宁静的小楼伫立着。灯火悄悄地

潜入湖中，不时被涟漪的波纹揉成万朵银花。

二楼一间大厅内，几名身着制服的人紧张地工作着。百叶窗遮挡着全部窗户，耀眼的白炽灯把室内照得如同白昼。

整个房间如一架机器无声地运转。

一位年约五旬的人，高大魁梧，身板硬朗。线条分明的脸上嵌有一双严峻过人的眼睛，此刻，正凝眸注视一份特急密电。

大厅一侧，平躺着一座电动沙盘。表示经纬度的红蓝线条纵横交错，把沙盘切成无数块状。七色灯泡在沙盘上交相辉映，世界名城历历在目。

身着白色衬衫的江处长正在汇报。他四十岁左右的样子，手握电指示棒，指点着沙盘侃侃而谈。棒过处引起一串灯泡的抖动。

“……陈主任，黄先生夫妇一行，正确的路线应该是这样的：从巴黎乘飞机途经南洋的棕榈市，之后直接飞抵香港。但在香港的老郑没有接到黄先生和夫人。推测可能在途经棕榈市时出了问题。

“不是可能，已经在棕榈市出事了。”陈主任扬扬手中的电文。

电文内容：“确悉，台湾国防部情报局，拟在棕榈市劫持我回归人士。”

摇头晃脑的落地电风扇送来阵阵轻风，掀动着 he 丝丝白发。沉思片刻，他略带感慨地说：“黄先生的回归充分体现了台湾同胞要求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祖国为重，人心思归啊……同时祖国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全面建设，我们期盼着海外学子归来参加。黄先生及夫人都是知名的资源专家啊。”

“外事部门来电话，了解下步的安排……”江处长补充提示。

“很明显，台湾当局正在策划一场阴谋，他们对这样的事还是很下本钱的。情况刻不容缓，之后还有几批学者也要陆续归来，绝



不能初战失利……告诉外事部门，仍然是遵照中央的指示，按商定的方案执行。公开的事务……还是多以驻外商贸联络处出面为好。”

陈主任停顿了一下，显得有些激动。

陈主任深知黄先生的回归受挫绝不仅仅因为他是资源专家，而是他的脑子、肚子里，装有西南地区丰富的金属矿储的详细资料，特别是核能原材料的矿储秘密。这一点是台湾与其盟友不愿看到的，必然会阻止或扼杀。想到此，他感到沉甸甸的巨大压力，此刻最担心的是黄先生的安全。

陈主任松弛的眼睛渐渐缩紧，眼神中透出一种坚定、果决的信念。他大步跨至沙盘前，指着沙盘中太平洋南海诸岛，眼睛炯炯灼人地说：“江昊同志，立即指示在香港接机的郑旭和何福仔马上飞往棕榈市。同时，指令棕榈市中原国货的洪思宗同志，启动相关应急措施马上营救黄先生夫妇。海外行动一切听令郑旭指挥。”

轻音乐似的电报滴答声，渐渐变为陈主任的声音：

“……要尽一切力量，挫败敌人的阴谋，确保黄先生安全回归祖国！”